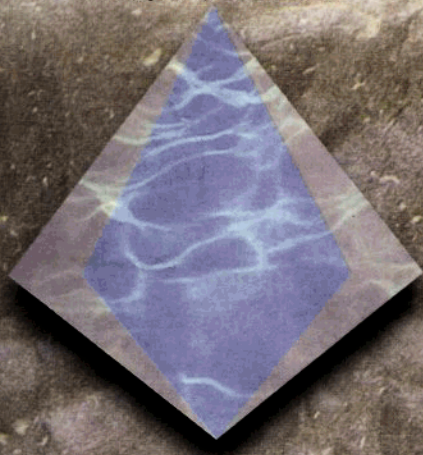


'97深圳文艺丛书

张帅洪 著

海天出版社



苦 缘

'97 深圳文艺丛书

苦 缘

张帅洪 著

海天出版社
(中国·深圳)

责任编辑：张良杰

封面设计：王晓姍

责任技编：王 颖

‘97 深圳文艺丛书

苦 缘

著（编）者 张帅洪
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

地址：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出版社综合大厦

邮编：518026

印 刷 者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

经 销 者 海天出版社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10.125

字 数 210(千)

版 次 199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数 1—2000 册

ISBN 7-80615-677-1/I·174

总定价：225.00 元

1

深秋的晚风扬起她一头浓黑秀发，掀动一袭真丝暗花绯红色长裙，幻化成一簇炽盛的火；摇曳不定的火焰似乎要摒弃给予它生命的根本，颤巍巍而又不顾一切地朝四周窜扑。然而，这无理性的狂躁急切，终究无法挣脱核心中间那两条白生生的、丰腴而修长的秀美的腿。

这轻悠悠的、沁心透肺的风，是上天垂怜苍生的慷慨施舍么？是大地呵护生灵的吝啬给予么？来自哪里？湖海的碧波间？花儿的蜜蕊中？慈母碎心的眷恋里？二十九年弹指一瞬间，而爱途蹒跚仿佛千年；这轻柔柔的风，能否洗却心中久历尘俗的沧桑？抹净眼里落寞的怨艾呢？

一辆“奥迪”驰近她身边停了下来，车窗里探出一颗丑陋的头，冲着她嘻皮赖脸一笑。

“去你的！”她回过神来，朝“奥迪”轻声抛去一句。她觉得再不能这样待下去了，一个单身女人，穿着入时地站在路边，不被人误会才怪。她正想迈步离开到前面路口拦中巴，远远看到一辆“的士”亮着顶

灯驰来，她扬起了手。

钻入“的士”里，她往后座一靠，舒心地嘘出了一口气。

“玲玲，你今晚必须得来。我女儿彬彬生日，订下了酒席庆祝。完后大家再玩玩卡拉OK……”肖翠莲恳求、亲切的声音又在她耳边响起了。

她摇摇头，抬手看了看表，时针已指向八点。“酒宴是绝对赶不上了，去凑凑热闹唱唱歌吧。”她暗自说。

由于昨夜在“四方城”酣战了一夜，今早回到房间沐浴后便一觉睡过了头。护士没有正常的星期天，一个月的假都集中一起休。这几天休假，她便和一帮无所事事的本地老嫗在麻将台边酣战了三个通宵，想来真是没意思透了，然而日子不这样打发又如何过呢？近来手背，场场总是输。本打算今晚再杀他一番，追回那几夜所输掉的钱，可肖翠莲情意拳拳相请，她不得不来了。

六年前，她与肖翠莲一同从护士学校毕业，被新市E医院招工招了过来。老乡兼同学，在这异地他乡，自有一份说不出的深情。向玲玲比肖翠莲大两岁。论身形容貌，肖翠莲娇小，俏丽；向玲玲则有一副中上的健美体形，虽说不上有肖翠莲那令人心动的面相，但端正的五官里却透出了几分清纯，配上那魅人的体形，也算得上是位美人儿了。肖翠莲个性温善，好静；向

玲玲则天性泼辣，好动。她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喜欢音乐和对文学的沉醉。她们之间无话不谈，没有顾忌和隐讳。刚来那一、二年时间里，她们谈的是托尔斯泰、雨果、福楼拜和小仲马……后来的话题增多了，更广泛了，涉及到了社会和周围的人和事，但最常谈起的还是她们的切身问题——爱情。

爱情是什么？她们说不出，有书告诉她们，爱情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；爱情是什么样子？她们说不出，有书告诉她们，爱情是痴男怨女的笑和哭。肖翠莲说，她的爱情只要一个健康正派、勤俭专一且对她好的男人；向玲玲则不然，她说她的爱情必须要一位英俊潇洒，富有多才的男人。她们的意见有了分歧。向玲玲责怨肖翠莲目光短浅，毫无志向，对人生过低要求，是对生命极不负责任的态度。肖翠莲笑笑回答说，把要求定得太高，如果达不到的话，岂不令自己失望和痛苦？倘若将来事实超越了要求的话，那才是一种难言的幸福……

三年后，二十三岁的肖翠莲爱上了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，并且很快结了婚。他是本单位里一位开救护车的司机。

“你疯了，傻妹子！”向玲玲气急败坏，冲着肖翠莲嚷起来，“他哪里配你？一个一无所有的复退军人，老家且在陕西农村，年纪大不说，可他是那样地老土

呀！翠莲妹，你千万不要上当受骗，听说那些穷北佬一无所长，但骗女孩子是有一套的，不然你怎会爱上他？你是这么漂亮，只要出外活动一下，有钱的俊男不排队追你才怪。唉，你与他……真好比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”

“玲姐，谢谢你的好意。”肖玲玲笑笑回答说，“我不会看错人的。我就喜欢他禀性老实，相貌平平；再说他并不是穷得揭不开锅，有一份正当职业，本质纯正，我想跟着他不会挨穷的。”

“你就不能找一个稍好一点的男人？”

“我认为他是一个理想的男子。我看到了如今有人视婚姻如同儿戏，特别是有钱人的婚姻。我好怕。我选择他，是想与他过一辈子。”

“有钱的俊男未必都是坏的？”向玲玲据理力争，“你呀，干吗不让自己活得轻松、宽裕些，让生活带点色彩呢？”

“理想与现实是有一段距离的。”肖翠莲凝视她，郑重道，“梦毕竟是梦呀，玲姐。世人有前鉴告诉我们：罗曼蒂克的婚姻有几人白头到老了？我觉得平平淡淡才是真！”

“平平淡淡？”向玲玲讥消地笑了，“路边一颗小草，山道上一枚小石子，它们才平淡。然而，那样活着有什么意义？难道我们就是为着追求平淡来到这个世上

的？为什么生活不能像花儿那般温馨美妙？海浪那般汹涌澎湃呢？”

“玲姐，花儿虽然美丽，但它毕竟太短暂了；海浪在礁石上溅出浪花，虽然动人，但那一瞬间的壮观，却付出了所有的代价，这……值得吗？”

“如今广告都有做：不要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我认为人活着就要轰轰烈烈，超出平凡。我们既无缘生于显赫之家，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爱情。”

“你要求的那种爱情太超现实了，那种虚妄的欲望与追求只能带来不幸和无尽的痛苦。”

“燕雀怎知鸿鹄之志？”

“既然人各有志，你应该理解我。我不想执幻为真。我是一个平凡人，只能追求这平凡的生活。玲姐，谢谢你的劝告。但愿你的理想能如愿以偿。”

肖翠莲结婚摆了几桌酒，大热天身穿婚纱的肖翠莲满头大汗地周旋于来宾之间……回到新房时已累得身疲力竭了。作伴娘的向玲玲在她面前嘀咕开了：

“莲妹，当初听我的话夫妇俩到外面旅游多好呢？摆什么酒？劳民伤财的，如此繁文缛礼是不是俗不可耐，令人生烦？”

“人生就是这么过的呀，玲姐。这个稠密纷繁的世界造成了五花八门的人生。不可以以一个模式去生活的呀。有高尚的，有低俗的，有富有的，有贫困的，他

们各自在自己生活的轨道里自得其乐地运行着，倘若越轨，反会乱套。这……显浅的道理你不会不明吧。玲姐……”

“小姐，到了。”“的士”在一家酒店的大门口停了下来，司机的提醒将向玲玲从沉思中唤醒过来。

向玲玲付了车费，直奔二楼歌舞厅。“肖翠莲呀，你永远都是肖翠莲。”向玲玲边走边在心里说，“可不，又要搞什么女儿生日庆祝，三岁童孩懂得什么荣辱？分明是你在无事生非，折腾别人，又折腾自己。”

“唉！玲姐，你呀……”向玲玲刚踏入卡拉OK套间里，肖翠莲便喜怨交加地嚷起来，“我想你不会不来的，哦，你吃了饭没有？”

“吃过了……早吃过了。”她撒谎说。“有点事来迟了，对不起。”说完挨在肖翠莲身边坐下。

“来了就好。”肖翠莲笑嘻嘻地，从丈夫怀里接过女儿彬彬：“来，彬彬，叫大姨。”

“大姨。”幼嫩的嗓音怯怯的。

“来，小宝贝。”向玲玲伸出双手将彬彬接了过来，一股母性的柔情从心底涌了上来，她轻轻拥了拥小彬彬，并在她胖嘟嘟的面上亲了亲，“姨姨祝你生日快乐，健康成长！”说完，将一个红包塞入彬彬的衣兜里。

在坐的只有三位来宾，二男一女。在肖翠莲的介绍里向玲玲才清楚这三位来宾其中有一对是夫妇，且

已人到中年；另一位男来宾文先生，年龄也在四十岁左右。他们三位都是肖翠莲丈夫——李欢的朋友。

“就这么些人？”向玲玲惊异。

“有几位朋友和同事用过餐后因有事告辞了。”肖翠莲回答。

“小姐，唱歌吧？”那对夫妇正在唱着男女二重唱《雨中》，妇人把麦克风朝向玲玲递来。

“谢谢，”向玲玲摇摇手拒绝了，她本想在众人面前一展歌喉的，见如此几个人，便没有了兴致。

一首歌罢。接着另一首歌又起，荧光屏上打出了《夜茫茫》字幕。

那位孤身汉子默然无声地操起了麦克风，看着荧光屏上跳出的字幕唱了起来：

没有星 长夜是那样悄寂
然已死的心 却不能安静
没有影 没有她的每一夜
令我更感灰暗冷冻

好动人的男中音，好伤感的歌。向玲玲认真审视他：他一点也说不上英俊，却有着真正的男子汉气度。自然卷曲的头发斜斜地朝脑后梳去，显出老练与成熟；眉毛粗浓粗浓的，炯炯有神的双眼透出几分狡黠，挺

苦缘

直的鼻梁下有一张线条分明的嘴，嘴角两端微微朝下落去，构成一副心高气傲、藐视一切的模样。

人去后 夜茫茫 她不知去向

如今的我 是彷徨 是渴望

人去后 夜茫茫 前路多漫长

我孤身走上 问谁来伴晚上

.....

手提电话响，他中止了歌唱，拿起桌上的手提电话与对方通着话。由于歌唱时动了感情，此时的声音涩涩的，眼里好似有泪光在闪动。无名指上的钻石戒指在灯光的反射下发出欺人的浅蓝色光芒。

自这首歌后，文先生再没有唱歌。他特别忙，隔一会儿不是BB机响，就是手提电话响，然后拿起手提电话压低声音与对方通话，谈话内容大抵是生意上的事情。除此之外，他便默不作声地坐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，两眼楞楞地望着荧光屏上的画面和字幕，神情冷漠，一言不发。

向玲玲觉得这样呆坐着没多大意思，再说那对夫妇的歌声实在叫人不敢恭维，虽不能拿杀猪似的来形容他们的嚎啕，但起码与被击伤的野兽的哀号声无异。她有一种活受罪的感觉，于是起身来到了外面歌舞大

厅。

一位女歌手手持麦克风，张开麦当劳叔叔似的大口，声嘶力竭地嚎啕着。十几年前，歌手这行当引起许多男女青年羡慕：他们天赋优美歌喉，衣着光鲜，婷婷玉立于众人目光聚焦的歌台上，声声悲愁或欢快，掀动人的心绪……然而，时过境迁，人们观念随之改变，歌手们顿时变得渺小而让人生出几分怜悯来：他们在台上矫揉造作，敛气嘶唱，还不是为了几个糊口的钱……

向玲玲拣了个空座位坐了下来，观赏一对对舞伴在昏暗的舞池中缠绵。千姿百态，尽在此间显现：人性弱点，个个表露无遗；或搂或抱，或贴或靠，全都失去了交谊舞的本义。近几年伴舞女郎在各家舞厅勃然兴起，给那些不安本分的、腰包鼓胀的男人们，或利用公款消遣的“公仆”们提供了相宜的猎艳机会，也给舞厅老板带来了巨大财富。社会在朝好的方面大幅度改变的同时，一些丑恶的沉渣也在黑暗的角落里悄然泛起。当初是哪位宫廷能人创造了这种舞蹈，竟让现世的污秽将这高尚的文明演绎成如此格局？

“你是新来的呀？”一位女侍者来到向玲玲身边，冷冷道。“‘妈咪’叫你统一坐到开边的两张台上去。”

“噢？”向玲玲惊异，继而明白了对方话里的意思，将她当作刚入行的伴舞女郎了。向玲玲强压住心中

的不快，对女侍者道：“请你把‘妈咪’给我叫来，我要亲自听到她说话。”

一会‘妈咪’来了，是位很年轻且妆扮很时髦的漂亮女郎。她冲向玲玲没好气地嚷起来：

“听说你好傲气，叫你过那边坐怎么不听？”

“坐这里不行么？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将座位让出来给客人，不要耽误了舞厅里的生意。”

“有这些规矩吗？”

‘妈咪’愀然作色：“你连一点规矩也不懂，怎么出来捞？告诉你，所有来这里的妹仔都得听我调遣，否则别想在这里混！”

“你说完了没有？”向玲玲火气直往头顶冲。

“还有，如果有客人叫了你，你必须向我上交五十元人民币，这是安全费，所有舞厅都是这样的，这是规矩。万一有公安来清场，立即往后门走……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向玲玲反来了兴趣；看到对方趾高气扬的样子不免觉得好笑。看来这些伴舞女郎日子并不好过，如此得来点钱，也要受到苛刻压榨。

“这里每晚至少有上百位妹仔被男士叫去陪舞，那你一晚就有五千多元的收入啦？”向玲玲直视她，扬高

了眉毛。“你这种职业好过开金矿呀。”

“你说这些干吗？愿者留下，不愿可以滚，我们并不强逼。”

“还有什么规矩？”向玲玲不亢不卑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说呀，我想知道。”

“你存心在这里捣乱！”‘妈咪’叫起来。“你再不听话，我叫保安了。”

“啪”向玲玲突然拍台而起：“请把你的经理叫来！”

听到吵闹声，大腹便便的经理带着几位保安来了。

“谁在这里瞎胡闹，嗯？”经理逼视向玲玲。

“你是这舞厅里的经理？”文先生不知什么时候冒了出来。“你手下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客人？”

“这……”‘妈咪’愕然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经理语气硬邦邦的，仍不愿放下架子。

“请问经理，”向玲玲手指着‘妈咪’。“她是你舞厅里管事的？”

“是的，她是公关部长。”

“好。”向玲玲笑笑，“她到处向顾客索取钱财，舞厅有这种规定吗？”

“有这种事？”经理愕然，瞪着‘妈咪’。

“不……”‘妈咪’这时候才醒悟到自己搞错了，低

头便开溜。

“请别走。”文先生一把扯住了她。“小姐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哩。”

“我以为她是新来的妹仔……”‘妈咪’涨红着脸。

“哦，原来是一场误会。”经理露出了笑容。“没事了，你们玩得开心点。”

“但是，你们必须得向人家道歉。”文先生神情严峻。

“对不起。”‘妈咪’的脸说变就变，顿时笑得像一朵花。“小姐今晚的一切开销打八折，算我向你赔不是。”

“多谢了。”文先生拉着向玲玲的手，“我们回包房里去。”临走又回头发出忠告：“今后再不许你这样胡说八道。”

回到包房，向玲玲对文先生启齿一笑：“您来得真及时，多谢你为我解围。”

“不必谢，我上洗手间路过，见他们在围住你，所以就过来了。”

听到他们的对话，那对夫妇停止了歌唱，男的颇紧张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小事情。”向玲玲笑笑回答，“如今连歌舞厅里的一个小小公关部长，也不可一世。”

“哦，她为难你？”

“错把她当作伴舞小姐啦。”文先生笑着道。“这也难怪，向小姐长得是这样漂亮。”

“开口就向人要钱。”向玲玲忿忿不平地。“想不到舞厅里还有这么多不是规矩的规矩。”

“岂有此理。”那男的涨红了脸。“我去找他们经理。”

“算了，他们已道歉了。”文真仁想阻止他。

“那不行，一声道歉就算了数。”他起身朝门外走去，“这歌舞厅里乱七八糟的，看那一天收了他们的执照。”

向玲玲摇摇头，在刚才的介绍中她已知道对方的身份，是专负责此区文化、娱乐稽查的。

一会，他回了来。得意洋洋地：“想吃什么就叫，想饮就使劲饮。今晚这里一切开销全免了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不饮白不饮。”向玲玲端起台面上一杯啤酒举了举。“谢谢二位大哥侠义相助。来，干了这杯。”

“好。”文先生端起另一杯酒朝众人举了举，“为不是规矩的规矩干杯！”

众人被他的话逗笑了，全都端起了酒杯。

十一点时分，那对唱得声嘶力竭的夫妇嚷着要回家。李欢要开车送客人。向玲玲觉得再呆下去不大适宜，于是提出一起回家算了。

“好的。”文先生首先站起身。“下次有时间大家再来玩。”

“我和李欢顺带送他们夫妇俩回去，”肖翠莲说，“文经理，麻烦你的车送送向小姐。”她微笑地看着他，并俏皮地眨了眨眼。

“没问题。”他转过身看着向玲玲，头一偏，“走吧，小姐。”

2

向玲玲还是头一次坐“奔驰”，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车在公路上行驰，宛如平静水面上一叶悠然晃荡着的小舟。她想起坐在人货车里那令五脏六腑几乎挪位的震动，摇了摇头，心想：“难怪世人追逐名牌，不惜高价购买，但它的确物有所值呀。”

“嘿，刚才……真有意思。”向玲玲主动与他搭讪。

“就是这样子啦。”文真仁笑笑，“穷不与富斗，富怕与官争嘛。”

“当然，经营这些生意的人，满屁股都是屎，怎敢强出人头。”

“不这样，歌舞厅就得关门。”他笑笑，“就是这样